

基于音乐史论研究的高师音乐课程体系构建与教学改革探索

黄惠子

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内江, 641000;

摘要: 高等师范院校音乐课程结构正在由技能主导向教学导向转型。音乐史论作为知识链条的重要环节, 在师范生的学科素养与教学能力培养中发挥核心作用。当前该类课程在结构设置、教学内容和评价方式上仍存在割裂、脱节等问题, 亟需体系性重构。本文提出以音乐史论为主轴重塑课程体系, 通过目标对表、梯度化课程群建设、实践导向的教学改革以及课程思政融合等措施, 推动高师音乐课程向服务中小学教学全面靠拢, 建构更具文化根基与教育实效的课程形态。

关键词: 音乐史论; 高等师范院校; 课程体系; 教学改革

DOI: 10.64216/3104-9702.25.06.009

引言

音乐文化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音乐史论将名人作品与当代历史相结合, 在研究音乐的起源、发展、时代、风格时呈现出无数中外作家的作品及时代文化烙印, 以独有的形式展现历史的进程, 丰富和陶冶人们的精神生活。音乐史论是培养音乐学专业学生音乐理论素养的基础课程, 而且能够对乐理、视唱练耳等其他专业基础课程及主干课的教学提供支撑^[1]。在新课标、美育提升与课程思政等多重导向驱动下, 重新定位音乐史论在课程体系中的育人功能已成为必然选择。

1 高师音乐课程体系演进与音乐史论的现实处境

1.1 高师音乐课程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趋势

高师音乐课程结构从早期围绕主科技能和合唱、钢琴训练展开, 逐渐演变为包含公共课、学科基础、教师教育课程和实践环节的板块化格局。2018年出台的音乐与舞蹈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促使院校修订培养方案, 强调知识、能力、品格整体塑造, 师范院校在课表中加重教师教育模块和地方音乐文化内容。近年多所高校新版方案显示, 技能和实践学分仍占主导, 音乐史论等基础课程比重略有回升但空间仍在, 课程结构正处在从“演奏中心”迈向“教学导向”的调整阶段。

1.2 音乐史论课程运行中的典型问题

在许多师范院校课程表中, 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作品分析被分散配置, 学时偏短, 缺少统一线索, 学生对音乐发展脉络和风格变迁形成的只是零碎印象。课堂组织方式以大班讲授为主, 评价重记忆和年代, 比重较低的平时任务难以支撑深度阅读与聆听体验, 史论

课程难以影响整体学习习惯^[2]。同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教科书内容之间还存在脱节, 师范生在备课和实习阶段经常感到难以把所学史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课堂活动, 这种落差成为课程体系中的隐性短板。

1.3 现有改革举措的启示与不足

近年不少高校把中国音乐史纳入一流本科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 在课堂中增加主题单元、作品导赏和社会实践环节, 教学现场更具温度, 一些团队在省部级教学竞赛和示范课程评选中获得肯定。钢琴、视唱练耳等课程的数字化探索也开始反哺史论教学, 线上资源与课堂讨论结合, 为内容更新提供条件。不过, 多数改革局限在单门课程层面, 同人才培养方案、实习制度和基础教育需求之间缺少整体对表, 评价标准偏向项目立项和获奖记录, 尚需构建覆盖课程群、跨学年推进的长效机制, 使局部亮点真正带动课程体系重塑^[3]。

2 基于音乐史论的高师音乐课程价值重估

2.1 音乐史论与师范生学科素养、教学素养的耦合关系

在高师音乐教育语境中, 音乐史论天然牵引着师范生的学科素养同教学素养。系统的历史线索和风格谱系帮助学生形成对体裁、作曲技法、审美范式的整体把握, 而音乐与舞蹈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关于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塑造的要求, 实际将这种期待写入办学底线。当师范生围绕某一时期作品编排中小学单元教学时, 史论背景会提示难度梯度、文本组合和课堂提问方向, 使备课过程在历史理解基础上重构学习活动^[4]。长远看来, 史论课程承担起把专业学习转化为课程观和课堂观的枢纽角色, 对其价值的重新估量, 实质上关涉高师音乐课程体系整体走向。

2.2 音乐史论与课程思政、美育目标的同构性

课程思政和美育目标在音乐史论课堂中交织得格外具体。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史中大量关于战争记忆、社会变革、民族复兴的篇章,本身就是价值立场鲜明的文化叙事,高师课程思政实践一再表明,围绕作曲家生平、创作处境和作品接受展开的讲授,更容易唤起学生对家国情怀和职业责任的体会。当教师把红色音乐、地域音乐文化等内容纳入课堂,并设计展演、导赏写作和社会服务项目时,审美体验同情感教育、品格养成形成一个连贯整体^[5]。从这个角度回望,音乐史论不只是讲清时间线,还是承载高师音乐教育价值取向的一条暗线。

2.3 历史视野中的民族音乐、本土文化与国际视野整合

历史视野一旦铺开,民族音乐、本土文化和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便不再抽象。高师民族音乐教育建设指出,高校承担传递民间音乐记忆和塑造文化身份的任务,如果史论课程回避地域戏曲、民歌传统和当代少数民族创作,师范生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中就难以讲出有温度的故事。另一方面,新课标强调在弘扬本民族音乐的同时,引导学生理解世界多元音乐文化。高师音乐史论若能在课程结构上安排“地方音乐专题”和“世界音乐文化专题”,并配合校地合作实践,师范生才可能在未来教学中更自然地实现本土立场同全球视野的统筹^[6]。

3 以音乐史论为主轴的高师音乐课程体系重构

3.1 面向中小学音乐教育场域的培养目标重构

培养目标需要从“专业音乐人才”微调为“理解音乐历史、善于讲述音乐故事的中小学教师”。在总体表述中,可将师范生的核心能力概括为四个维度:历史理解力、审美判断力、课程开发力、课堂引导力,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写成可量化的结果,如“能据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独立设计不少于一个学期的单元教学”。学校层面应编制培养目标与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对照表,把核心素养条目逐项映射到史论课程目标上,明确哪一门课负责哪一块能力。同时,可以设立“音乐史论驱动的课堂创新”毕业任务,要求每名师范生完成一份基于经典作品的完整教学设计和一节公开课记录,将培养目标真正落脚到中小学场域。

3.2 课程结构优化:四大板块的比例与衔接

课程结构重构宜从总学分分配与前后置关系两条线同步展开。可将通识基础控制在总学分的15%~20%,学科基础提升至约30%,其中音乐史论和音乐理论共同构成主体;专业技能保持在25%~30%,教育实践稳定

在20%左右,并在方案说明中写明“史论学习为实践环节提供内容支撑”,避免板块间各自为战。在课程序列上,可以把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史设为教学法课程的前置门类,把教育实习前的学期定为“史论整合学期”,压缩零散选修,集中时段用于单元设计、导赏文本撰写等综合任务,使四大板块在培养过程形成清晰的节奏感。

3.3 音乐史论课程群的梯度化设计

史论课程群宜从能力梯度出发划分为“基础认知—进阶分析—专题拓展”三个层级。低年级安排音乐文化导论、分段式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目标是建立宏观时间线和基本体裁框架;中段设置音乐作品分析、民族音乐学基础、音乐美学等课程,引导学生处理谱例、史料和聆听记录,形成兼顾耳朵和文字的理解路径。高年级则开设地方音乐文化、世界音乐文化与中小学音乐教材专题等选修,要求每门选修配套一个可直接进入课堂的成果包,如校本课程方案、主题音乐会策划或社区导赏脚本,由系内统一归档,逐步沉淀为本校特有的课程资源库。

3.4 纵向递进与横向整合机制

纵向递进可以借助“年度学习画像”来实现,每学年为师范生设定一项与音乐史论相关的关键任务:一年级完成历史时间轴和作品聆听册,二年级完成作曲家个案分析,三年级完成单元教学设计,四年级在实习学校完成一次主题教学实践,由导师在培养方案质量评估中整体审阅。横向整合则需要打破课程之间的围墙,同一学期内组织历史课、器乐课、教学法课开展联合备课,如围绕“巴洛克风格”设置跨课题项目,要求学生在钢琴课挑选适当曲目,在史论课完成时代背景梳理,在教学法课设计课堂活动,由三门课共同使用一份评价量表。长期坚持此类机制,音乐史论就会从一组课程标题,变成贯穿整个培养过程的结构性线索。

4 高师音乐史论教学改革的关键议题与实施路径

4.1 教学内容更新

教学内容的调适需要把音乐史论课程的专题同《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的学习领域、核心素养条目逐一对应,标明可直接支撑中小学课堂的作品和主题。教师在修订教学大纲时,可在每一章后附上“课标指向”和“教材关联曲目”,注明适配年级、课堂活动类型,使师范生在学习历史时随手就能联想到未来教案。内容选择方面,一边保留典型风格作品,一边增加校园常见版本、影视配乐、城市公共空间听到的改编版本,引导学生比较历史原貌和当代演绎,体会音乐

在现实生活中的流动状态。同时设定“生活线索作业”，要求学生围绕一个音乐史主题，收集身边声音案例并写成简短课堂导语，在往返之间体会史论内容如何进入一节普通音乐课。

4.2 教学方式变革

教学方式的调整与其说是方法更换，不如说是把学生推到历史情境里。《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真实情境中的体验和问题意识，这一点对高师课堂同样适用。教师可以围绕某一时代或体裁设计“微情境单元”，先呈现音响、图像、文字片段，让学生在不知道年代和作者的前提下进行描述和猜测，再逐步引入史料和乐谱，从好奇心走向分析判断。在课堂组织上，小组研讨与角色扮演可以穿插讲授，例如扮演乐评人、节目录制人、导赏教师，现场完成一段口头讲解或短视频脚本。期末考核除了卷面答题，还要安排“音乐史小型策展”，由学生布置展板、选择音频、撰写导览词，让学习过程尽量贴近真实教学和文化服务场景。

4.3 数字资源与课堂融合

数字资源应融入课程整体设计。学校层面可以依托现有教学管理平台，建设一个“音乐史论数字资源库”，集中整理经过筛选的音频、乐谱、微视频和开放课程链接，按时期、体裁、教学主题标注检索标签，配备简单使用指南。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翻转片段”的方式，把部分背景知识制作成短视频或阅读任务布置在课前，面对面时间则留给谱例分析、教学情境模拟等活动，减轻单向讲解的比重。对师范生来说，学习任务可以明确要求熟练使用至少一种数字创作工具，如课件平台、音频剪辑软件或录屏工具，完成一份可直接投放到中小学课堂的数字导赏资源。院系每学期评选若干资源入库，长期积累，会逐渐形成支撑史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共享底座。

4.4 课程思政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入

课程思政不宜额外叠加在史论叙述之上，而要在选题和叙事结构中自然生长。围绕具体作品讲清历史处境、创作动因和人物命运，比抽象说教更能触动学生。在音乐史论课堂中，可确立若干持续出现的主题线索，例如“艺术与社会记忆”“音乐工作者的职业伦理”“民族文化的守护和更新”，每遇到相关作品就刻意停顿几分钟，引导学生提问、联想，鼓励写下简短反思。教师在作业设计中加入“教学视角”的要求，让师范生尝试把这些主题转化成适合不同学段的讨论问题或活动方案，

如围绕一首红色歌曲设计校园纪念活动，在设想中体会艺术教育和人文关怀之间那种难以割裂的连通。

4.5 学习评价方式的多元与过程化

评价改革的关键在于把音乐史论学习结果同师范生未来教学表现挂钩。音乐与舞蹈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出，本科教学需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持续发展能力，高师音乐学师范专业认证工作也不断强调“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思路。具体可以构建“笔试+作业集+课堂表现+实践任务”的组合评价：笔试控制在总成绩的四成左右，考查基础知识；作业集包括聆听日志、作品小论文、导赏文案；课堂表现记录参与度和合作情况；实践任务则指模拟课堂和实习阶段史论运用情况，由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教师共同评分。院系每年梳理评价数据，调整课程重心和任务难度，让史论课程真正成为观察和提升师范生教学潜质的一面镜子。

5 结语

音乐史论既是音乐知识的承载体，又是课程结构优化与育人目标落地的关键支点。其贯穿性、转化性与育人潜力决定了其在高师音乐教育体系中应当拥有更高的结构权重。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改革应协同推进，从目标定义到教学实践形成闭环。未来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课程群联动、课堂体验优化与中小学教学情境对接上，使史论课程既有思想厚度，也有教学温度，真正成为引导师范生“讲出音乐故事”的能力起点。

参考文献

- [1] 苏娜. 高师院校音乐课程体系生态构建的探索[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41(18): 59-61.
- [2] 吴远华. 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思政教学实证研究——以“近现代音乐家王光祈”一课教学设计为例[J]. 高教学刊, 2021, 7(14): 88-91.
- [3] 黄琳琳, 叶梦萍. “新课标”背景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的美育元素探索与实践——以《外国音乐简史与欣赏》为例[J]. 黄河之声, 2024(13): 104-107.
- [4] 马淑伟. 新文科建设视阈下高师西方音乐史课程教学的跨文化创新发展[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18): 167-169.
- [5] 刘为叶. 基于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高师音乐理论课程融合路径探究——以《西方音乐史》课程为例[J]. 戏剧之家, 2023(28): 117-119.
- [6] 李小虎. 新文科背景下高师音乐史类课程创新融合路径探究[J]. 当代音乐, 2025(1): 18-21.